

談紙書文獻資產的保存

——以四庫全書為例

吳哲夫

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提 要

人類由於熱衷於知識的追求，而引發出藏書、惜書、護書等行為，可是書籍以紙張為主要材料，材質相當脆弱，稍有疏失，便會引起書害，造成損傷，因此追求一套良好的藏書保管方法，長期以來，一直考驗著守藏單位。筆者曾任職故宮，負責古籍的保管經營，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有書冊，迄今猶觸手如新，探求其原因，實應歸功於修書當年館臣即有「昭垂久遠」的良好保存規畫。然而四庫館臣維護書冊的用心，並未留下完整的文字說明，僅在修纂時期的一些檔案中零星散見。筆者乃藉紙業博物館邀請演講的機會，爬梳整理各種檔案，撰成此文，或可供作典藏紙書文獻機構的參考。全文從常見的紙書災害談起，並分析一些古人對書害防治的方法，又剖析四庫館臣護書成功的種種措施，最後提出，如果守藏者能善於取用前人的寶貴經驗，又能配合現代的科學技術及管理方法，則紙書文獻的永傳就可以實現。

關鍵詞：裝潢 修裱 四庫全書 紙書文獻 曝書 藏書樓 霉黴 書函 副本 清點 分架圖 蠹魚

談紙書文獻資產的保存

——以四庫全書為例

吳哲夫

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文物是人類文明發展成果的產物，也是人類傳播及自創知識的重要媒介品，深受人們的寵愛，故歷來的公私單位，都盡心力於文物的蒐藏及保管。

事物的管理講求專業，文物也不例外。文物由於品類繁多，質材互異，因此文物的維護保管必先區分類別，然後各按其特質，分施各種不同的方法，才容易達成維護的目的。紙書文物主要材質是植物纖維，相當脆弱，古人所謂「聚散之速，莫若書卷」充分說明紙書保管的不易。

古人熱愛知識的追求，故藏書、惜書成為常見的社會行為。長久以來，人們對紙書的保管及維護，雖有相當經驗的累積，但卻少見於專門文字的記錄，縱使有些記載，也多偏重於裝潢、修裱技術的傳授。至於典藏環境的構築、水火蟲害的防備、點檢管理制度的建立等等攸關紙書傳存的問題，則甚少言及，至為可惜。

筆者曾職司於故宮博物院，親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有書冊至今保管完好，觸手如新。回想清室修纂此書之當年，曾動員數千人，歷時十餘載，辛勤抄成近三十萬

（日本）島田翰撰：《詁宋樓藏書源流考》（台北：成文出版社，書目類編 91），頁 30。

冊書本，如此龐大的文化工程，清室所期待的就是清高宗所言：「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收博採，彙萃群書，內以昭久遠，公之天下萬世。」既要「昭垂久遠」，又要「公諸天下萬世」，必須有一套有效的管理維護書冊的辦法。這套方法雖沒有完整的文字說明，卻零星見諸於修纂當年的一些檔案之中，本文特為之爬梳整理，既用以考見清室當年維護全書的苦心，也藉之提供作為典藏紙書文獻單位的參考。

二、常見的紙書災害

古人喜歡藏書，常有所謂「寧存書種，無苟富貴」的說法。然而從藏書史觀察，許多辛苦的收集，往往毀散也快，清初黃宗羲曾感慨說過：「（書籍）造物之所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災害之如此。」紙書姑不論是否為造物所忌，但寰宇間存在著許多書害確是實情。有關各種書害，古人言之已多，茲引幾則文字為例：

《隋書·經籍志》：

（漢）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至于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袞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台彌以充積。……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大凡四部合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公佈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為 36381 冊，《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11178 冊。乾隆當年共謄錄七部全書，二部薈要。

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民國 23 年）上冊，頁 73。

參見吳哲夫：〈古代藏書家的胸襟〉，《故宮文物月刊》第 6 卷第 1 期（民國 77 年 4 月），頁 38。

清·黃宗羲：《南雷文約》（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卷 4。

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子遺。

明周嘉胄《裝潢志》序：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鈔卷雕版，廣布海宇，家戶誦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靈於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至兵火喪亂，黻爛蠹蝕，豪奪計賺，種種萬劫，百不傳一。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

（宋人江正）既沒，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民間。火燔水溺，鼠蟲齧棄，並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貧者乃用以為爨，凡一篋書為一炊飯。

清蒲松齡《聊齋外集》：

陽城煤炭賤而美，故有香煤細米之謠，然亦有害。記余初至陽城，所收舊家書，多觸手而碎，然余家所藏宋版書不如是。後在陽城得二十年前刻板書，其中紙雖無恙，皮面一碰即碎矣，乃悟煤煙所致。偶記於此，凡陽城藏書畫者，冬月宜置無火之室方妙也。

以上幾則文獻中，幾乎已道盡所有古代書害。茲將之簡要歸納如下：

人為因素造成的書害：包括兵禍、動亂、管理不善、子孫不肖等等。

物理因素造成的書害：包括火災、水患、高溫、潮溼、日照、空氣不良等等。

生物因素造成的書害：包括書蟲、書黴、螻蛄、鼠齧、蟑螂、各種菌類等等。

唐·魏徵等撰：《隋書》（清乾隆4年武英殿刊本），卷32，頁4。

明·周嘉胄：《裝潢志》（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卷首。

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9年），卷1，頁3-4。

李家駒：《我國古代圖書典藏管理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6月），頁59引。

三、古人對書害的防治

藏書家基於保護圖書的需要，乃針對各種書害因素做出種種防治的辦法，在茲亦引述幾則文獻為例，用以觀察古人維護紙書的常見施為。

宋沈括《夢溪筆談》：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今蒿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菝，今白芷是也。

宋徐度《卻掃編》：

予所見藏書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聞之其子彥朝云：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傳以借人及弟子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才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多致如此。宣和中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俱在。建炎初，問渡江，書盡留睢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明祁承 《澹生堂藏書約》：

入架者不復出，蠹嚙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

宋·沈括：《夢溪筆談》（上海：涵芬樓景印明刊本），卷3，頁5。

參見吳哲夫：《古代藏書家的胸襟》，前引書，頁41。

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

清阮元《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不使持煙火入其中。……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

陳登元《天一閣藏書考》：

（范氏天一閣藏書）書葉內夾有芸草以避蠹，書架架底則又置有浮石，云可以免於潮溼。

綜合以上文獻，不難看出明季以前藏書家對圖書的維護至少做了以下各項施為：

盡力於防止水、火、蟲害的發生。

避免典藏圖書環境的潮溼。

安全防備圖書的流失。

編造目錄以方便稽查。

廣儲別本免遭不測。

此外，還常見古人有曝書的習慣，據葉德輝《藏書十約》中說：「古人以七夕曝書，其法亦未盡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熏，烈日曝書，一嫌過於枯燥；一嫌暴雨時至，驟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熱非隔宿不退，若竟收放廚內，數日熱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氣清，時正收斂，且有西風應節，藉可殺蟲。南北地氣不同，不可不辨者也。」無論曝書是否有益，但至少達到定期檢視圖書的目的。又古代藏書家往往以所藏供人研讀，不僅具有推廣知識及弘揚文化的目的，也間接達成清點圖書與檢視蟲害的效益，可謂一舉而數得。至於有些藏書家將家藏珍罕本公開印行，不但傳存了文化的香火，

明·祁承：《澹生堂書約》（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73年），頁6。

清·阮元：《寧經室二集》（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卷7。

陳登元：《天一閣藏書考》（台北：古亭書屋，民國59年影印），頁33。

也寓有廣儲副本的深義，更值得鼓勵。

四、四庫館臣的護書措施

清高宗期待於《四庫全書》能「昭垂久遠」並「公諸天下萬世」。既要公開利用，便需有良好的取用管理制度；而希求其傳存久遠，則又必須建立一套確保書冊安全的辦法，故四庫館臣自修書伊始，即著手於各種維護全書辦法的規劃，茲就爬梳所得，分項目敘述如後：

規劃完善的典藏環境

良好的典藏環境是保護書藏的首要條件，故清高宗於修纂全書之初，即計畫構築藏書樓。中國古代最理想的藏書閣莫勝於明代浙江的天一閣，因此，清高宗引之為借鏡，於乾隆 39 年（1774）6 月 25 日諭令：

浙江寧波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因加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以示嘉獎。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如何？詳細詢察，燙具準樣，開明丈尺呈覽。寅著未至其家之前，可預邀范懋柱與之相見，告以奉旨：因聞其家藏書房屋、書架造作甚佳，流傳經久，今辦《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欲倣其藏書之法，以垂久遠，故令我親自看明，具樣呈覽。

寅著負命前往察看後，旋覆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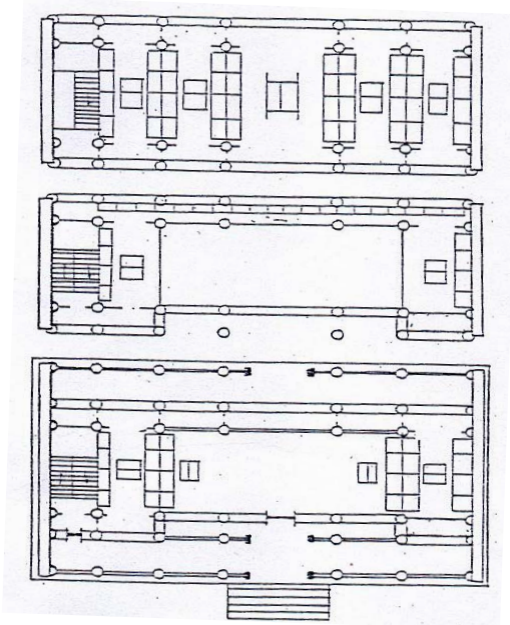
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為垣。前後簷，上下俱設窗門，其樑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內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

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前引書，上冊，頁 73。

石一塊，以收潮溼。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型，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特繪圖具奏。

後來四庫館臣以天一閣之建築式樣為範本，建七閣以貯《四庫全書》，據後人所繪清文淵閣平面圖為：

圖中自上而下為二樓、夾層、一樓。方格為書櫥，圓點為支柱，一樓大廳挑空，四周則有一凹形夾層，此為天一閣所無。足見文淵閣之建築雖仿自天一閣，但卻有所改良。天一閣取「天一生水」之義，意在求藏書能遠避祝融之患。文淵閣則屋頂用黑色琉璃瓦，黑色在五行學說中認為代表水，用意也在以水壓火，期望藏書樓能免受火神的侵襲。至於樓面特別挑高，書櫥間隔寬敞，則係顧及到通風與防潮，避免藏書受到霉黴的傷害。



製作書函保護書冊

一般人皆以為火燭最能危害紙書，其實書害多端，陳登原《中國歷代典籍考》中即曾說：

火固足以厄書矣，其次則有慢性症之蛀與霉爛焉，其為禍之烈，雖不及火之促

Wong, Wens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building in China, *Library Journal* 64(1939), pp.295-298.

同註，頁 108。

遍，然往往毀壞典籍於不易覺察之間，則其害亦可謂烈於火歟！

火之成為書害只是偶而有之，蟲蛀及霉害則無時不在進行，故其對紙書之迫害力相當可觀。又光線中的紫外線對紙張材質亦具傷害力，只是較不易察覺而已，李清志在《善本書的保管方法》中曾言及「（紫外線）能促進纖維質之氧化，故使紙質迅速遭受嚴重之損毀。」另外，空氣中也存在許多有害氣體，會造成書害，李家駒在《我國古代圖書典藏管理的研究》中提到：「空氣中有害氣體，如二氧化硫、硫化氫、二氧化碳及臭氧，亦是造成書害的原因之一。……另外，空氣中的灰塵，雖然不會造成紙張的化學變化，但是由於其粒子微小，往往充塞於封面與書根、書中，不易清理，阻塞空氣流通，使書的內葉易於受潮，書葉易翹曲，變成波紋，遇水則會淹漫污染書籍。」

四庫館臣對紫外線及有害氣體對紙書的迫害未必了解，但從歷代藏書經驗中確實體驗到蟲害是藏書的大敵，所以在防蟲害方面，於修書之始即加以重視。乾隆 38 年 3 月 11 日館臣建請：

……至於《四庫全書》面頁顏色字樣，現在酌定款式，又《永樂大典》每千本為一套，今擬亦仿其例裝潢，用杉木板為函，以防蠹損。

目前度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共裝木函 6144 個，不但整體美觀，易於點檢保管，同時達到防蟲、防潮溼及免於遭受紫外線等損害的目的，這或許是全書每一書冊至今猶觸手如新的主要原因。

建立副本減輕書厄風險

古代藏書常見有抄錄副本典藏的行為，目的固然在擴大圖書的影響力，但確保圖

陳登原：《中國歷代典籍考》（台北：盤庚出版社，民國 68 年），頁 487。

李清志：〈善本圖書的保管方法〉，《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第 17 卷第 1 期（民國 69 年 3 月），頁 16。

同註，頁 58。

陳垣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前引書，上冊，頁 10。

書的傳存也是主要的考量因素。《永樂大典》於明永樂 6 年 (1408) 成書後，未幾即擬複寫一部，後因工費浩繁作罷，一直到明世宗嘉靖 41 年 (1562) 8 月才開始抄錄副本，終於在穆宗隆慶元年 (1567) 4 月完成，世稱「嘉隆副本」，如果沒有這部副本，則《永樂大典》早已不見傳存，足見副本的重要。四庫全書修纂之初，或係受到這種歷史經驗的啟示，決定繕錄四部，分貯大內、盛京、御花園及避暑山莊，以昭文治之盛，並廣石渠天祿之儲。乾隆 46 年 (1781) 12 月，第一分書告竣，清高宗令貯大內文華殿後之文淵閣，隨即又積極催促完成其他三部，並又續令再繕錄三部，庋藏於人文淵藪的江浙地區。乾隆 47 年 (1782) 7 月 8 日清高宗諭令：

《四庫全書》現在頭分已經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內按期藏事，並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等閣藏庋。因思江浙為人文淵藪，允宜廣布流傳，以光文治，現特發內帑銀兩，雇覓書手，再行繕寫全書三分，分貯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內擬改建文瀾一閣，以昭美備。

此外，《四庫全書薈要》則謄寫兩部，一部藏於大內之摛藻堂，另一部則藏於北平郊外長春園內之味爽書屋。後來七部《四庫全書》並兩部《薈要》，命運各不相同，文源閣暨味爽書屋《薈要》燬於咸豐 10 年 (1860) 英法聯軍之火，南三閣中的文宗閣於道光 21 年 (1841) 遭鴉片戰爭之火燬去一部分，至咸豐 3 年 (1853) 書與閣俱燬於太平天國之亂；文匯閣亦於咸豐 4 年 (1854) 燬於太平天國戰火；至於文瀾閣書，咸豐 10 年 (1860) 太平天國軍第二次攻杭州，閣書全遭散失，幸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搜集一部分，據丁申記述，至同治 13 年 (1874) 共得 8389 冊，光緒 6 年 (1880) 地方官重建文瀾閣落成後，丁氏兄弟將蒐得之書全部送閣，並開始請人補抄殘缺之書，至民國 15 年 (1926)，大體抄齊。從《四庫全書》這些滄桑史觀察，設想當年如果不是有「副本」的建立，則今日是否還能見其傳世，應是未知之數。

同前註，頁 86。

規範圖書管理辦法

清室修纂《四庫全書》始終以「流傳廣播，沾溉藝林」為宗旨。圖書固貴在利用，但若管理不當，往往容易造成書冊的損壞或遺失。所以清高宗要館臣酌定管理章程，而於乾隆 41 年（1776）6 月 1 日諭令：

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翰林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宜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聞。

四庫館臣受命後，因據之擬定閣書管理及借閱辦法覆奏云：

請參仿宋制，置文淵閣領事閣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以上皆為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例，一切章奏文移，令其繫銜於本銜之上。如遇缺員，領閣事、直閣事，由翰林院具疏請簡；校理，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遴員引見。如遇出差，照日講官例請署。

再管鑰啟閉，內府司存，亦宜參仿宋制，置提學閣事一員，以內務府大臣兼充。如遇缺員，即由內務府具疏請簡。再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亦宜參仿宋制，置文淵閣檢閱八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如遇缺員，由領閣事大學士遴員奏補。至閣中書籍，若概許開函繙閱，不無駭損，請俟全書告竣，各藏副本於翰林院。如大臣官員欲觀秘書，准其告之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鈔者，亦聽，不許私攜出院。如遇疑誤，須對正本者，令其認明某書某

同前註，頁 40。

卷某葉，彙為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討。

對於管理員額數量、人員資格、庫房啟閉、以及如何辦理提借等等項目都予以規範，建立制度。南三閣《四庫全書》完成後，清高宗又考慮到江南讀書士子特多，利用《全書》者必頻繁，因此又於乾隆 49 年（1784）2 月 21 日頒令：

《全書》繕竣，分貯三閣後，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寫。《全書》本有《總目》，易於檢查，祇須派委妥員，董司其事，設立收發檔案，登註明晰，並曉諭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遺失污損，俾藝林多士，均得殫見洽聞，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致意。

增加了「收發檔案，登註明晰」的借書規定，又與今日圖書館的借閱及博物館展覽提件規則相似，足見當年對各閣《全書》的利用及管理，有相當周密完備的設想。

編目列架方便書冊清點

藏書有清楚的帳簿，典藏及查檢才有依據，而合理的部次群書，取用始能便捷，所以編纂詳盡的藏書目錄，是做好維護及利用圖書的必要工作。四庫館臣深諳此中道理，於乾隆 38 年（1773）3 月 11 日首先提出編纂《總目》的構想：

做劉向、曾鞏等目錄序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細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

這部《總目》將所列諸書，各撰提要一篇，除了登錄書名、作者之外，更對各書的相關內容作概略性的整體交待，以致累積成為二百卷的大書，對利用圖書的人極有幫助，但對圖書的索檢卻甚不易，清高宗因而興起另編一套《簡明目錄》的念頭，於乾隆 39 年（1774）7 月 25 日頒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小方冊上諭檔，編號 0 0 二三。

同註。

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抄刻成書，繙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令刊《簡明目錄》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

有了完整目錄後，《四庫全書》第一分書約於乾隆 46 年（1781）冬完成，隨即按書目排列圖書之先後，裝入木函，次年即移度文淵閣儲藏，並依經史子集四部，分別列架。為使函架有一明晰方位可尋，於是館臣又編定《四庫全書分架圖》4 卷，此圖詳繪書架榻函及架上所陳列的書籍名稱，極便於藏書的清查。民國 6 年（宣統 9 年，1917）清宮管理內務府事務的紹世耆即曾依據《四庫全書簡目》及《分架圖》，進行文淵閣《四庫全書》的詳細點檢工作，並將清查結果寫成《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4 卷，書前冠序文一篇，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自政治變更，時有軍士前往文淵閣瞻仰。因所儲書籍恐有遺失，自應逐卷清查，以昭敬慎。當派堂主事漢章，堂掌稿筆帖式晉昌、錫泉、錫彬，按照原目、原函、原卷，一一清查，兩閱月始行藏事。謹查得殿板《圖書集成》並無缺少。

《四庫全書》缺少：經部內《四書大全》十卷，子部內《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學會通》一卷、《鄧子》一卷、《公孫龍子》三卷、《鬼谷子》一卷、《關尹子》一卷，集部《李太白集補注》一卷。復經堂郎中金聲擬派堂筆帖式廣仁、廣齡、裕寬、培蔭，將缺少卷數各書，按照古物陳列所由熱河文津閣運來《四庫全書》原本補繕，詳校無訛，照式裝飾，安置於原闕架榻，俾臻完善，以資保守。惟是《四庫全書》原有《總目》一部、《簡明目錄》一部、《架榻圖》二冊。試考《總目》，係綜各省進呈之書，悉數載入，內有僅存其目，不錄其書者。《簡明目錄》係按列入全書者，全行登載。但《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文集》三百卷，迺嘉慶朝補入之書，未經續載。至《架榻考》僅列書目，不詳卷數，是原有各目稍有參差，今僅按全書目錄，分別架榻、函數、卷數，彙錄四冊，名曰《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裝訂一函，永存於

同前註，頁 29。

文淵閣，嗣後或清查，或檢取披閱，是考自能順序而得，較參考各原目，瞭如指掌，未始非該管人員檢查之一助之爾。

足見《總目》、《簡明目錄》、《架樞圖》確曾作為清點《四庫全書》書冊的主要依據。

五、結 論

紙書不但經常遭受水火、蠹魚之害，兵戈、盜劫之災，同時也容易受到潮溼、高溫、紫外線及不良氣體的影響。所以清代黃宗羲曾感嘆的說：「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其實，紙書並不如想像中的脆弱，許多唐寫本、宋版書，不都是歷經千百年還完好的被保存下來。只是藏書需要講求方法，如果保管得當，便能長久傳存。清代四庫館臣相當周密規劃《四庫全書》的典藏、維護、管理的辦法，終使這部大叢書，能安然渡過最動盪的時代考驗，迄今不但有完整套書見存，且觸手如新，當年四庫館臣的苦心及遠慮，值得今日負守藏責任者參考。相信有前人的藏書經驗，配合現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管理方法，冀求藏書的永傳，將不再是困難的事情。

吳哲夫：〈四庫全書的配件〉，《故宮文物月刊》第5卷第2期（民國76年5月），頁71。
同註。

On Preservation of Texts

– Taking Siku Quanshu for Example

Wu, Che-fu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Document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sire to acquire knowledge leads to people's maintaining, treasuring, and preserving books. However, the main material of books is paper, the quality of which is sheer and fragile. Any carelessness will cause the damage of books. Therefore, over time the hold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good way for preservation of these items. While working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are books. At that tim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rowse the collec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It was remarkable that the Siku Quanshu looked so new as if it was just published.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plan for preservation. Nevertheless, about the way how the officers of Siku preserved these collections, there was no much information left. It can be found only in dispersed documents. Current paper is based on the speech which I made in the Museum Of Paper Industry. In order to make this speech, I looked up all kinds

of relevant archives. Maybe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preserving book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the reasons for causing the damage of books will be mentioned. Then it goes to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way used by ancients for preventing books from damaging an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adopted by Siku officers.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if conservators can make use of the experience of ancients as well as the modern scientific technology, the dream abou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documentation will come true

Keywords: decoration, restoration, Siku Quanshu, text, exposure of books, book-stack, mould, letters, duplicate copy, inventory, Fenjiatu, bookworm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